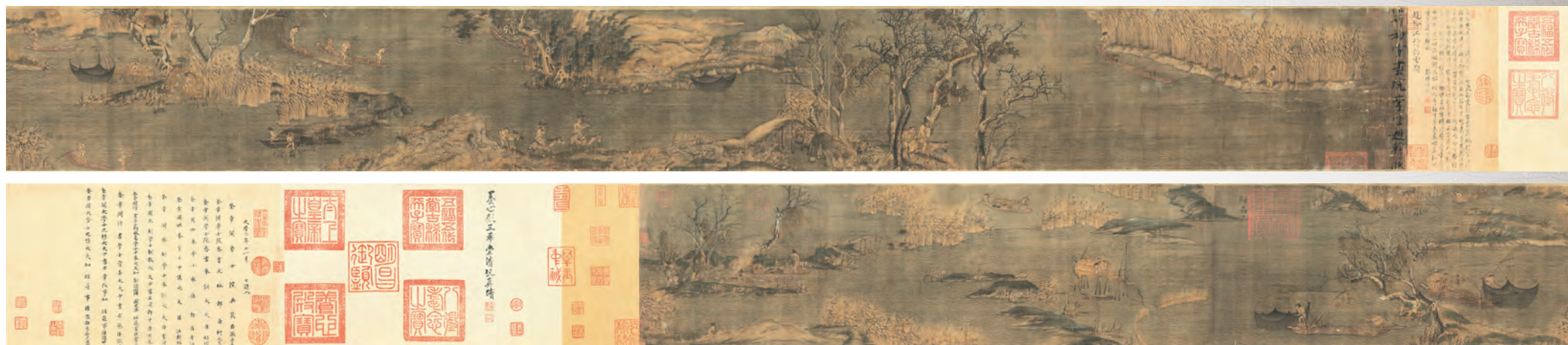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圖一 趙幹 江行初雪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同畫不同名——

趙幹〈江行初雪圖〉與王維〈捕魚圖〉

陳階晉

〈江行初雪圖〉（圖一）一直以來被視為五代南唐趙幹（十世紀）的傳世傑作。此畫內容描繪初冬江南水景，旅人策蹇，漁民捕魚謀生的生活景致，具有江南區域特色，是幅紀實的風俗畫。在一個初雪乍臨、霜寒蕭瑟的江邊，見岸上旅客騎驢結伴而行，書僮挑著行囊在寒風中瑟縮前進，人、驢面目各具苦寒難行之色。在長三七·五公分，高約二十六公分的尺幅中，對於江河中漁舟往來穿梭，撐篙操楫、張網補魚的漁者，男女老幼人物具備，以及舟、楫、梁、筍、網、罟、罾等各類漁具，無不刻劃入微，傳神生動，為具中國早期山水人物的代表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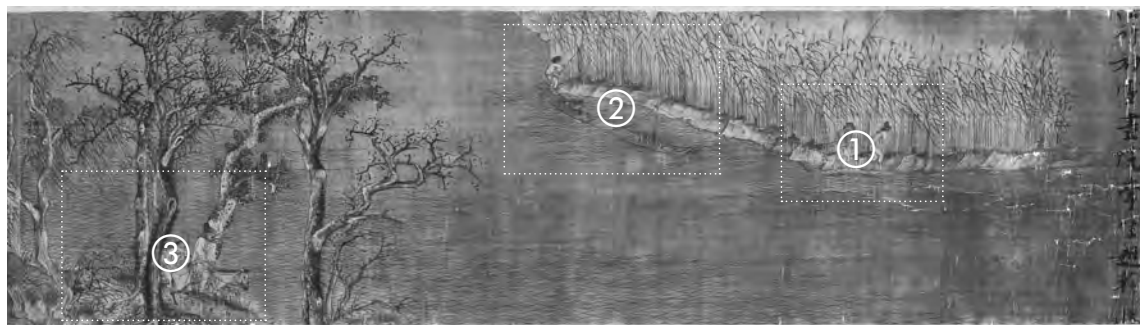
著錄所見〈江行初雪圖〉

根據文獻記載，所謂「趙幹江行初雪圖」之畫名，較早雖著錄於北宋末《宣和畫譜》及宋人李彌遜（一〇八九—一一五三）所撰之《筠谿集》中，但依其內容敘述並無法斷定是否即為此圖。此外，宋人朱松（一〇九七—一一四三）《韋齋集》及孫紹遠《聲畫集》，雖亦有題「江行初雪圖」之詩句，同樣無法判斷是否為此卷。元代未見相關記載，直到明末張丑（一五七七—一六四三）《清河書畫舫》（撰成於萬曆四十四年，一六一六年）所錄：

趙幹江行初雪圖。是明昌秘府藏本真跡。神品上上。皇元天曆二年十一月日進入御府中。間有文宗御題璽記。卷尾具奎章閣諸臣張景先、柯九思、虞集等十一人銜位。雖南唐名手而具勝國氣韻。又一奇也。通卷灑粉作雪輕盈飛舞。足稱前無古人。……又幹自題名云。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幹狀。凡十一字。字體奇逸。足稱兩絕。云嘉靖間歸分宜權相家。引首關防具存。

今在松陵吳仲庚所。余嘗再閱。

此段文字，顯示了該畫的題名、鈐印與當時收藏情況。比對之下，「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幹狀」十一字、金章宗完顏璟（一一六八—一二〇八）的印璽、元文宗圖帖睦爾（一三〇四—一三三二）的題記和奎章閣諸臣具名進呈，以及後隔水中鈐有明人「吳仲庚」一印等，敘述與此畫大致相符。文中惟「嘉靖間歸分宜權相家」、「引首關防具存」二語，說明此卷在嘉靖年間曾歸嚴嵩（一四八〇—一五六七）所有，且引首尚存關防之印，但目前無法從畫蹟中找出明確關連事宜，或是經過裝裱裁切而失。至於畫幅內容特徵僅見「通卷灑粉作雪輕盈飛」，簡略陳述。與此幾近相同文字亦見於王永譽（一六四五—一七一二）所撰的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。再由「蕉林梁氏書畫之印」、「安儀周家珍藏」等數方收藏印得知，此畫在清代曾歷經梁清標（一六二〇—一六九一）、安岐（一六八三—約一七四五）的收藏。〈江行初雪圖〉之名，亦見載於安



圖二 趙幹 江行初雪圖 局部區隔



圖二-1 兩人挽舟循厓。



圖二-3 三人（二人？）巾帽袍帶而騎，或馬或驢，寒峙肩擁袖者。



圖二-2 一人篙而下之。

十九文句，並配以〈江行初雪圖〉局部細圖（圖二），如下：

總觀全卷構圖與文字敘述，其中第三句雖為「三人巾帽袍帶而騎」，今畫面只見二人；第六句之「三人屈竹為屋」，則不見蹤影。除此以外，其餘皆精準吻合。不過，如果審視位於第二人後方與渡橋之間畫幅接縫處，可觀察出蘆葦的右端突然中斷，無法接續，水波之間也不相連，樹枝接合也不合理，再到渡橋前端，可見畫幅經過裁切，並有補筆痕跡。（圖三）中間不見的一段，或即為上述所缺失的部份。

岐《墨緣彙觀》一書中。其後，入藏清宮，載錄於《石渠寶笈·初編》。綜上可知，自北宋末以來〈江行初雪圖〉雖已見於相關著錄，但要到明代，始由著錄內容確知即為故宮所藏此卷趙幹〈江行初雪圖〉。

文圖相符－晁補之〈捕魚圖序〉與趙幹〈江行初雪圖〉

值得注意的是，根據北宋中期的文獻記載，有所謂〈捕魚圖〉，內容描述與〈趙幹江行初雪圖〉多所近似。如文同（一〇一八—一〇七九）編撰《丹淵集》中有寫於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）的〈捕魚圖記〉；此外，在晁補之（一一〇五—一一一〇）《雞肋集》中更有〈捕魚圖序〉（寫於元祐元年，一〇八六年），所記古畫〈捕魚〉一卷，其內容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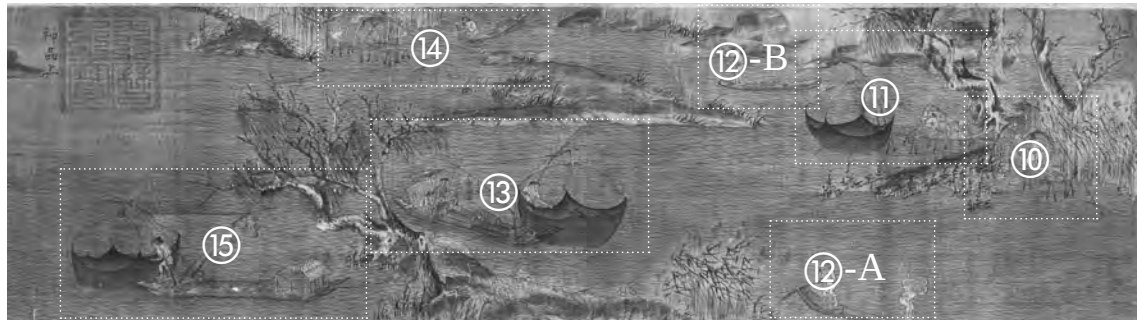
古畫〈捕魚〉一卷，或曰王右丞草也。紙廣不充幅，長丈許。水波渺彌，洲渚隱隱見其背，岸木葭莩向搖落，草萋然始黃，天慘慘雲而風，人物衣裘有寒意，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。兩人挽舟循厓。一人

篙而下之。三人巾帽袍帶而騎，或馬或驢，寒峙肩擁袖者。前揚鞭顧后攬轡語，袂翩然者。僮負囊，尾馬背而荷，若擁鼻者。三人屈竹為屋，三童子踞而起大網，一童從旁出者。縛竹跨水上，一人立旁維舟，其下有筍者。方舟而下，四人篙而前其舟，坐若立者。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。縛竹跨水上，一人中而依蘆蔭坐，沉大網旁筍，屈竹為屋。縛竹跨水上，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，屈竹為屋，前有瓶盃可見者。篙者、漿者、俯下單者三人，皆笠。方舟載大網，行且漁。兩兒兩蓋，依蘆蔭坐，有中而髻出網中得者。操楫一人，縛竹跨水上，顧而語，前有杯盃者。方舟載大網，出網中得者。縛竹跨水上，兩兒沉大網，旁維艤者。兩人篙其舟甚力，有帷幕坐而濟，若婦人可見者。方舟依渚，一人篙，一人小而髻。三童子若飯食、若寐、前有杯盃者。一人推葦間童子，俯而曳循厓者。人物數十許，目相望不過五六里，若百里千里。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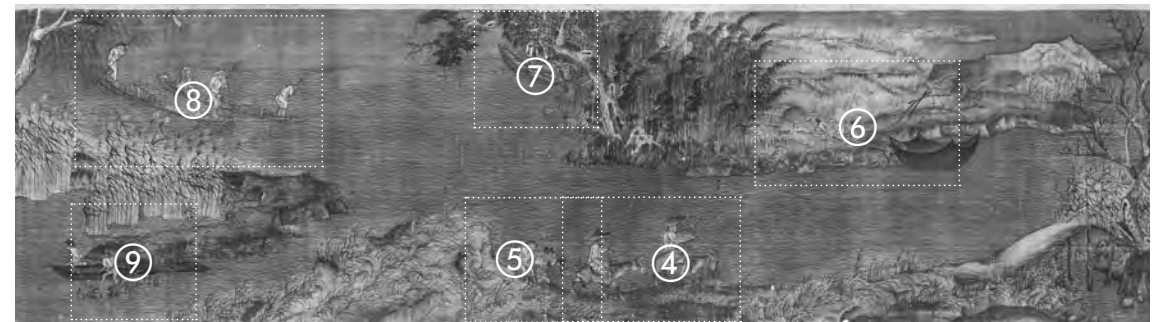
丞妙于詩，故畫意有余，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，不似也。常憶《楚辭》云：「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，嫋嫋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。」引物連類，謂便若湖湘在目前，思頃時歲晚，道吳江如此。漁者男子、婦女、童稚，舟、楫、梁、筍、網、罟、罾、單，紛然在江，然其業廉而事佚，故無市廛爭利意。此與畫二大夫去國，其色無別恨奚以異。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，李希孝出之，欲模寫無善工，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。潁川晁補之序。」

在這段文字描述中，晁補之將其所見〈捕魚圖〉從頭至尾作極為詳實的描述，與故宮藏〈江行初雪圖〉比對，可以發現文中所記載之漁人、舟楫、漁具與〈江行初雪圖〉的描繪，幾乎完全一致。此外，晁補之文中所記〈捕魚圖〉「紙廣不充幅，長丈許。」亦與〈江行初雪圖〉尺寸相當。

今試將〈捕魚圖序〉中之畫面描述內容（見前引文藍色字），分為



圖二 趙幹 江行初雪圖 局部區隔



圖二 趙幹 江行初雪圖 局部區隔



圖二-11 縛竹跨水上，童子躍而起大網者一人，屈竹為屋，前有瓶盂可見者。



圖二-10 縛竹跨水上，一人巾而依蓬蔭坐，沉大網旁筍，屈竹為屋。



圖二-5 僮負囊，尾馬背而荷，若擁鼻者。



圖二-4 前揚鞭顧後攢轡語，扶翻然者。



圖二-12-A 篙者、漿者、俯下罩者三人，皆立。



圖二-12-B



圖二-7 縛竹跨水上，一人立旁維舟，其下有筍者。



圖二-6 三人屈竹為屋，三童子躍而起大網，一童從旁出者。



圖二-13 方舟載大網，行且漁。兩兒兩蓋，依蓬蔭坐，有巾而歸出網中得者。



圖二-9 兩童子曳方舟行水間者。



圖二-8 方舟而下，四人篙而前其舟，坐若立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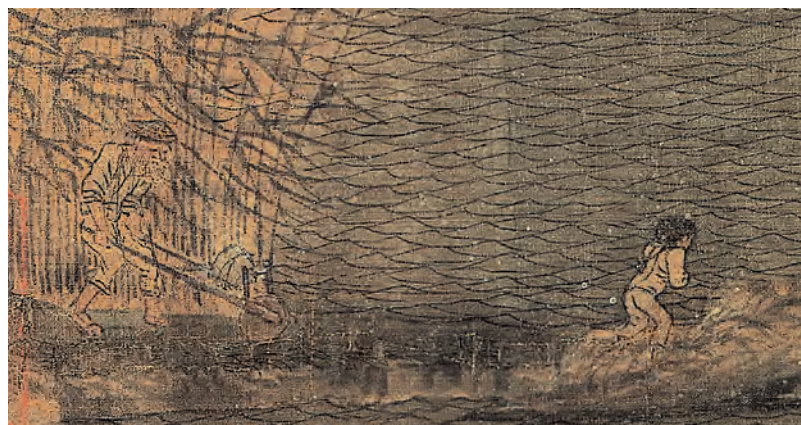
▼接補痕



圖三 趙幹 江行初雪圖



圖二-18 方舟依渚，一人篙，一人小而髯。三童子若飯食，若寐，前有杯盃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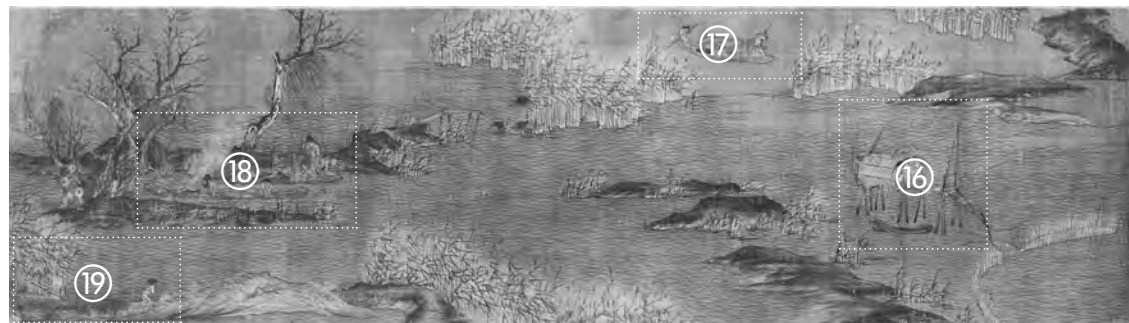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-19 一人推葦間，童子俯而曳循匠者。

而在安岐《墨緣彙觀》中，對於〈江行初雪圖〉幾近準確的文字描述，讓人不禁懷疑，晁補之所記〈捕魚圖〉即為今所見〈江行初雪圖〉，此畫或為後人臨寫所謂王維〈捕魚圖〉的摹本。就畫風論，〈江行初雪圖〉通幅用淡墨渲染絹地，畫寒林、枯木的筆法皆為中鋒圓筆，遒勁有如屈鐵；樹幹則以乾筆皴染，具陰陽向背，呈現出近似後人畫山石皴法的技法；畫蘆花則以赭墨裏粉，一筆點成，極富創意。水紋用筆顯得尖勁流利，江舟前進，流動的水波變化細膩而寫實，天空以白粉彈作小雪，表現出雪花的輕盈飛舞。小丘及坡腳，亦以淡墨塗抹而無皴紋，與北宋以後制式化的各類皴法，呈現出相異的趣味。而人物雖小，臉部與手腳以淡赭敷染，表示膚色；用朱砂點畫女子唇部，更是醒目細膩。由其種種描繪技法看來，此畫完成時代當不會晚於北宋。

因此，依〈捕魚圖序〉描述與

繪畫風格來看，〈江行初雪圖〉應是晁補之所謂〈捕魚圖〉，而此卷至少在文章完成的北宋年間（晁補之與文



圖二 趙幹 江行初雪圖 局部區隔



圖二-14 操楫一人，縛竹跨水上，顧而語，前有杯盃者。



圖二-16 縛竹跨水上，兩兒沉大網，旁維縲者。



圖二-15 方舟載大網，出網中得者。



圖二-17 兩人篙其舟甚力，有帷幕坐而濟，若婦人可見者。

而在此段的描述為：「人物大小不一，有行於長林雪堤者六人。前一人乘騎，一人負物隨行，後未渡橋者二人，策蹇前行，二人肩擔隨後，各具寒凜之狀。」內容則與今畫所見相同。由此亦可推斷，此卷在入藏於安岐之前，畫面已經過裁切接補，與現狀無異。

同的年代），當時之畫名並非如今的〈趙幹江行初雪圖〉，而是所謂王維的〈捕魚圖〉。在此前提之下，試著重新探討畫幅上的幾則題記與衍生之相關問題。

畫幅卷首「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幹狀」之題款（圖四）

以往曾有人認為這十一個字，為作者自己所書。近年亦有人認為出自南唐後主李煜（九三七—九七八）之「金錯刀書」，今人似乎多贊同此一說法。由於在早期繪畫上作者自題畫名的情形幾乎完全不見，而傳世可認定之李煜真正真蹟是否存在，仍待考證，因而尚有商榷餘地。

如前所述，倘若晁補之〈捕魚圖〉所描述的即是〈江行初雪〉，他對畫幅內容描寫如此詳盡，想必不會遺漏掉位於卷首如此重要的畫款，也就是說，當時他未見到此署款。如此一來，或許意味著「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幹狀」為後題的可能。不過，即便如此，也不能表示該畫的作者就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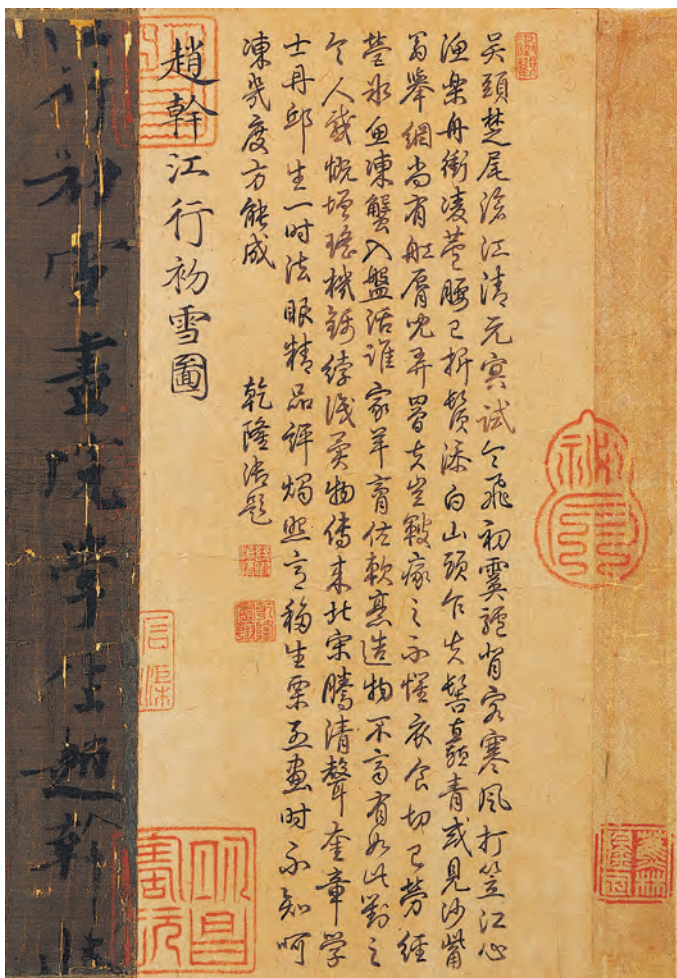
唐代王維。由於年代久遠且獲得認可的真跡不存於世，王維真正的繪畫風格究竟為何？至今依然是個未解決的謎。北宋米芾（一〇五一—一一〇七）《畫史》曾云：「世俗以蜀中畫驢驢網圖、劍門關圖為王維甚眾，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為王維，但見筆清秀者即命之」。他認為當時（北宋）的人，大都將江南畫家所繪的雪圖，認為是王維的作品，只要是筆墨比較清秀的，就說是王維。此話很能說明並代表北宋時鑑藏家對王維的看法，誠如晁補之〈捕魚圖序〉一開始就寫到：「古畫〈捕魚〉一卷，或曰王右丞草也。」似亦抱持類似的觀點，反映了北宋時對於王維風格的認知。

至於此畫是否為趙幹所繪？《宣和畫譜》中評價趙幹作品說：「多作樓觀、舟舡、水村、漁市、花竹，散為景趣，雖在朝市風埃間，一見便如江上，令人寒裳欲涉，而問舟浦激間也」，意境也算與〈江行初雪圖〉有些契合之處。不過，因無其它可確認

之趙幹真蹟可比對，仍有待日後研究。

前隔水「趙幹江行初雪圖」題款與明昌諸璽（圖四）

〈江行初雪圖〉前隔水有「趙幹江行初雪圖」瘦金體款題，清初顧復《平生壯觀》（前有康熙三十一年（一六九二）序），言：「趙幹。江行初雪圖。前趙幹題名作字甚古，右方宣和標識於黃綾，卷尾列天曆間諸臣銜位于譚詰。筆勢凌競。奕奕動人。」是將題在黃綾之上的標題，認為是宋徽宗趙估（一一〇八—一一三五）所書。不過，收藏者安岐的《墨緣彙觀》則記載「前錦文黃綾隔水，有御府瓢印；金章宗墨題趙幹江行初雪圖七字，仿宣和瘦金書」，則認為是金章宗完顏璟仿宋徽宗瘦金體的題款。今人研究指出，「圖」字中之「口」與「厶」可作為宋徽宗與金章宗字跡之區別，據之似可推定「趙幹江行初雪圖」七字，原出自完顏璟手筆。然而，此卷前隔水（見圖



圖四 趙幹 江行初雪圖 前隔水及卷首題款



圖五 趙幹 江行初雪圖 乾隆題籤

五）是紙質，並非如前述記載所謂的「黃綾」。僅存前方一小段黃綾，上有金章宗「祕府」瓢印鈐於前隔水接紙騎縫上，接紙上有清高宗乾隆（一七一一—一七九九）御題，及瘦金書「趙幹江行初雪圖」七字。

不過，細察原作，可發現瘦金體字形雖似，而氣韻已失，可見安岐收藏時前隔水仍是黃綾，或許是入藏清

宮後，不知何故，重新裝裱後前隔水被剪裝，僅存部分黃綾。因此，鈐於引首與前隔水綾紙接合騎縫處的「祕府」與前隔水綾與畫心騎縫處「明昌」與「明昌寶玩」三印，在接紙上疑似有補筆描繪的痕跡，應非完整原印。

乾隆御題詩文

此卷歷經金、元、明內府及清代私人藏家遞藏後，轉入清朝內府收藏。全卷有三處乾隆御題文字。一為題籤「趙幹江行初雪圖。神品上。內府秘玩」（圖五）。一為卷末拖尾「養心殿三希堂清玩真蹟」（圖六）。另一則是位於前隔水卷首的題跋（圖五）：

吳頭楚尾滄江清，元冥試令飛初霽，



圖七 1993年何惠鑑教授與筆者於日本東京博物館舉辦之「宋元時代之書畫」學術討論會 陳昭蘭提供

一七四二），〈江行初雪圖〉尙錄載其間，書中記述內容的最晚紀年爲「乾隆甲子」（一七四四）。其後安氏家道突然中落，在乾隆十一年（丙寅，一七四六）冬，該家族透過大學

士傅恆向皇帝進呈了包含〈富春山居圖卷〉等一批書畫名蹟，此事見錄於畫上乾隆御題。這與安岐的卒年被定在一七四五—一七四六的時機點，也算符合。加上前述〈江行初雪圖〉上御題時間爲一七四七年，綜合以上諸點，似可推測此卷入藏清宮內府，約莫在乾隆十年（一七四五）至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之際。

此外，《石渠寶笈三編》錄有〈楊大章做趙幹江行初雪圖〉一幅，畫上楊大章款題：「乾隆戊戌嘉平月奉勅恭撫〈趙幹將行初雪圖〉筆意，畫院臣楊大章」，可知此圖是繪於乾隆四十三年（戊戌，一七七八）。在乾隆五十一年（丙午，一七八六）乾隆於該畫上御題詩文曰：「長卷收爲直幅呈。不拘其蹟得其情。是爲善學柳家法。豈許獨推趙氏精。漁者水鮮盪舟取。客人肌粟渡橋生。分明拈出曉人偶。受苦多因爲利名。丙午新正月上泮御題」如御題詩中所言，楊氏將橫幅改畫成立軸，不拘泥於原本構圖，而頗得其畫意。此畫今猶傳藏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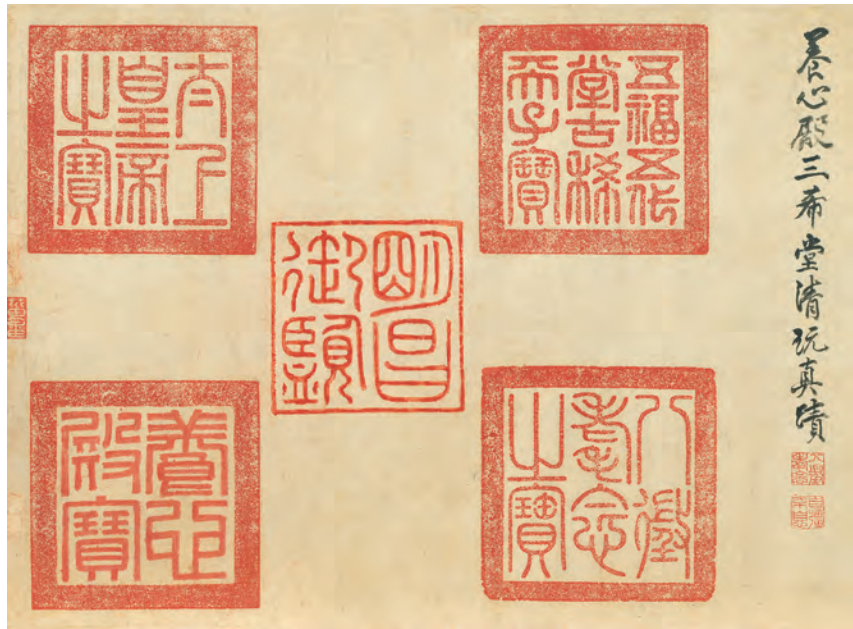
大陸天津藝術博物館。

後記

前輩學者何惠鑑教授曾於一九九三年在日本東京博物館舉辦之「宋元時代之書畫」學術討論會上提出口頭發表，題目爲「北宋人心目中之王維：北宋之王維捕魚圖即金、元之趙幹江行初雪圖」，內容論及〈江行初雪圖〉內容與北宋人心目中的王維有關。而〈趙幹江行初雪圖〉與〈王維捕魚圖〉之間的關聯，也在會中提出。當年筆者負笈東瀛，擔任會場翻譯，其中也負責何教授演講口譯。（圖七）惜論文集因故終未成書，何教授也已仙逝數載，心中甚感遺憾。本文論述之形成，主要即源自何教授的啓發。此外，畫面分割裁斷的問題，則承蒙許郭璜先生教示，謹此一併誌之。今逢故宮「精彩一百—國寶總動員」特展，〈江行初雪圖〉也列爲展覽重要畫蹟之一，藉此篇幅介紹同時，也感念前輩學者的治學風範與學術貢獻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驢背客寒風打笠，江心漁樂舟衝凌，蘆腰已折鬚添白，山頭乍失髻蟲青，或見沙鶩翁舉網，尚有船唇兒弄罾，夫豈鰲瘞之不懼，衣食切已勞經營，冰魚凍蟹入盤活，誰家羊膏佐軟烹，



圖六 趙幹 江行初雪圖 拖尾乾隆御題

造物不齊有如此，對之令人感慨增，瑤機錦緯識異物，傳來北宋騰清聲，奎章學士丹邱生，一時法眼精品評，燭照意移生栗烈，畫時不知呵凍，幾度方能成。乾隆御題。

三則題記均未具紀年，不過，經查閱《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》，得知此詩作於丁卯年，即乾隆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。此外，當時朝臣汪由敦（一六九二—一七五八），曾於己巳（一七四九）年以上述乾隆詩文中的「清」、「靈」、「凌」、「青」、「習」、「營」、「烹」、「增」、「聲」、「評」、「成」等字和韻另作一詩，收錄於其《松泉集》中，內容如下：

江行初雪卷元韻。行春上苑臨淑清。（西苑中院名）。六花呈瑞霏蕤震。鳴鑾振藻發嘉實。暖入宮硯融池凌。明憲展卷得魚樂。銀沙鏡澈波搖青。五湖三泖多泛宅。家具無過罽罽罾。坐察盪漿紛聚散。衝寒揭厲各有營。市簞新攜縮項換。村春宿飽長腰烹。風恬浪平足快意。詎有投歡繁覺增。素鱗戢戢壓船重。兒婦婦笑如聞聲。

誰歟爲此工寫生。四家法外經營評。撫時對景摠遠思。所願耕桑漁獵。一一慶阜成。

汪氏乃浙江錢塘人，雍正二年（一七二四）進士。乾隆時期授侍讀學士，累遷工部尚書、刑部尚書、吏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等官職。記誦淹博，學問淵深，文辭雅正。善書法，以館閣體著稱於時。他於乾隆十一年（一七四六），受命在軍機處行走，深獲皇帝寵信。皇帝以日所制詩，用丹筆作草，或口授令移錄，所以當乾隆皇帝謁陵及巡幸各地時，常命汪由敦隨行。

至於卷末拖尾乾隆所題「養心殿三希堂清玩真蹟」，字跡老成，並鈐有「八徵耄念」、「自疆不息」兩印，當是乾隆晚年八十歲後所題，而拖尾上更有「太上皇帝之寶」（圖六），可見在乾隆退位後亦曾展卷賞玩。

〈江行初雪圖〉何時入藏清宮？似乎鮮少有人論及。安岐是此卷入宮前的最後一個民間藏家，其《墨緣彙觀》的自序，寫於乾隆七年（壬戌，